

文艺作品选

第五輯



世界文学

这血是不会干的

[埃及]阿卜杜拉赫曼·阿里—哈米西等著

作家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近年来,亚洲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日益高涨。本书就从亚非各国作家中,选了关于这方面的四个短篇小说。例如“这血是不会干的”写一个埃及妇女,为了掩护地下革命工人,不惜牺牲唯一的爱子和自己。“锁链”写黎巴嫩工人反对帝国主义者吮吸劳动人民膏血的斗争。“释放”写帝国主义者在伊拉克欺压劳动人民的凶恶卑鄙情形。“幽灵列车”写一个副站长在美帝占领军面前的奴才相,讽刺了出卖民族利益的日本反动政府。

这血是不会干的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000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张 1 $\frac{7}{16}$ 插页 2

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2,000册

统一书号: 10020·1351

定 价: (1)0.10 元

目 次

这血是不会干的	
.....〔埃及〕阿卜杜拉赫曼·阿里—哈米西 (1)	
鎖鏈	〔黎巴嫩〕穆罕默德·伊伯拉希姆·达克鲁勃 (15)
释放	〔伊拉克〕哈易卜·达尔迈·法尔曼 (22)
幽灵列车	〔日本〕广津和郎 (34)

这血是不会干的*

(埃及)阿卜杜拉赫曼·阿里—哈米西

开罗大火后，法魯克王的走狗开始残酷地迫害那些参加抵抗队伍的爱国志士，把他們逮捕和监禁起来。凡是参与苏彝士运河地区反英武装斗争的人，当局都加以监视。

• 政治警察忙个不停，到住户、机关、公共场所搜查抵抗队员，逮捕他們，把他們送到設在沙漠地带的集中营去。

我的朋友逃避了特务的魔爪，从开罗逃到遥远的农村，躲了起来。

我很久沒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直到1952年7月23日武装政变之后，他才又回到开罗，并講給我听，他怎样騙过特务，逃脫了逮捕。

我的朋友很年輕，才二十五岁；高个子，瘦削而挺直的身材象箭一样。他有一张橢圓形的脸，寬額，尖下巴和一双大而聪明的眼睛。他的脸表现出鉄的意志和坚强的性格。他善于讓別人注意听他講話，善于打动听者的心，使他們热烈地說

-
- 阿卜杜拉赫曼·阿里—哈米西是最受欢迎的埃及作家之一。他于1920年生在塞得港的一个工人家庭。他沒有能受到高等教育，他当过食品杂货鋪的伙計，公共汽車的售票員，写过歌曲，在一个流浪的小型乐队里演奏过，也做过小学教师。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工人。他以他的創作活动参加了埃及人民解放斗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他是埃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

起話來。他是第一批到蘇彝士運河區對英國人鬥爭的勇士中的一員，參加了最早的反對侵略者的戰鬥。

他的胸膛里跳動着愛國志士的熾熱的心。這個人對於他所獻身的事業，總是充滿決心，深刻地認識到它的正義性。

我還記得，他在參加抵抗隊伍之前，曾用一種使我永遠忘不了的眼光，一種看透我內心深处的眼光，把我看了一下，說道：

“我和我的幾百位同志都將為祖國的獨立愉快地獻出生命。我們將感到幸福，假如我們的生命會得到神聖的代價——使國家從帝國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我們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犧牲在占領軍在我國所建立的制度下面的。有什麼事情使我們舍不得獻出自己生命去粉碎侵略者呢？”

“我們的父親，祖父，曾祖父都是受迫害死去的，經過長期折磨後而悲慘地死去的。現在我們從沉睡中醒過來了，我們在反對目前存在的制度的鬥爭中死去是光榮的。我們勇敢地、愉快地去死，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聽着這個朋友講話，我仿佛聽見了集合號聲、鼓聲、激戰的廝殺聲。我仿佛看到了埃及青年在槍林彈雨下穿過戰火前進，看到了勇往直前的人們神色非常堅定。他們在向英國人進攻，不怕呼嘯着的子彈，不怕對着他們開火的槍炮。他們緊緊地包圍了侵略軍，把他們摔到蘇彝士運河中去。

“這是我們的土地，”為自由而鬥爭的戰士們說，“我們決不允許殖民主義者來蹂躪它。我們，只有我們，能夠支配祖國的財富。我們不讓帝國主義者掠奪我們，吮吸我們的鮮血。”

我的朋友碰了我的肩膀一下……美好的幻象消失了。

“你怎么啦？”他惊奇地问道。显然，他注意到我出神的目光和我面部的奇怪表情。

“哦，我的好友，灿烂的希望鼓舞了我……”

* * *

反英的武装斗争，一天比一天更激烈了。埃及人民准备不惜任何牺牲粉碎殖民主义者。

埃及人的坚决和刚强，使法鲁克王和帝国主义者感到惊惶。国王准备不惜任何代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同英国特务勾结，和他们一道进行了最卑鄙的挑衅——在开罗纵火；纵火后，就宣布全国戒严。

我已经说过了，我的朋友逃脱了迫害，他在武装政变后又回到了开罗。一个星期前，他对我讲了一件事。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妇人的面孔，她的声音，她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以及她的死，”他开始说。

“你说的是哪个妇人呀？”我问道。

“你听着吧，我把一切经过都讲给你听。”

下面便是他讲的那桩事情：

当然喽，你知道很多反英武装斗争的事迹。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的人们的故事，可以编成一整本关于人民英勇行为的书。

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消灭侵略者，把他们从埃及赶出去……你还记得我们斗争开始的情况吧，还记得我们第一批抵抗英国人的队伍吧！

有一次，我们决定进攻距伊士美利亚不远的的一个英国军

營。我們一共十個人，而且都是這個城里的人。

在最後制定夜襲計劃以前，我們必須先研究地形，以便正確地了解軍營的位置。我們有三個人自告奮勇白天到軍營去，在盡量不引起英國人懷疑的情況下搜集我們所需要的情報。

早上，三個偵察員離開了伊士美利亞去完成任务。我們留在旅店裏焦急地等待他們回來。

時間過得很慢，腦子裏不由得產生各種疑慮。假如他們被發覺了，捉住了，打死了……我們並不怕死，怕的是在完成任務以前就犧牲了。

晚上，我們的同志回來了。他們到過了軍營，了解了情況。我們向他們提出許多問題。他們認為我們過去所預定的那個沿着大路去襲擊軍營的計劃是行不通的。軍營離伊士美利亞很遠，有一條開闊的大路直通軍營大門。假如我們走這條路，立刻就會被發現。必須尋找另外一條路。

一個同志在紙上草草地畫了軍營的平面圖，解釋了怎樣才能走到那兒。於是，我們決定先設法到一個離軍營不遠的小村子里，等天黑以後，再實行我們的計劃。

天剛剛亮，我們就帶了向敵人進襲所必需的東西，離開了城市……

中午，我們就繞道走過軍營了。太陽毫不留情地晒着，但它的光芒比在我們心中燃燒着的火焰要微弱得多。我們終於到达了第一個村子。我們在村口上停下來，向四面望了一望。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有一所農民住的小屋。我走到小屋前，拍了拍手掌。從屋裏出來了一位四十來歲的婦人。她穿着一件長長的黑衣服，頭上包着一條黑頭巾。

“欢迎！”她招呼我們道。

“您可以給我們点水喝嗎？”我問道。

“馬上就拿来，孩子們。”

我們并不想喝水，只不过想借此打开話头。那妇人給我們拿来了一罐水。

“請喝吧！”

我們喝了。

“我們能不能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我問道。

“請便，我很高兴。”妇人回答說。她看到我們有那么多人，不知所措地又說：

“只不过我沒有毯子，沒有东西給你們垫着坐。”

“就这样好了，我們可以坐在地上。”我說。

我們在屋旁安頓了下来。我們面前伸展着一片田野。頭頂上是高高的蔚藍的天空。

“你們大概餓了吧？我有干酪、面包、盐。我給你們弄点吃的东西。”

“好吧，老大娘，謝謝你，我們就不客气了。”

过了不久，一位青年人走到了这所屋子跟前。他和我們招呼后，就进屋里去了。我們在猜想他是誰。但是，不一會兒，妇人和他一起走了出来，她說：

“这是我的兒子阿卜杜勒·卡台尔。”

我們有一個人問他說：

“我們从城里来，想在你們这里休息一會兒。”

“欢迎，欢迎，”他說，“你們是不是在英国軍營里做过工的工人？”

“是的，”另一个人回答，“祖国一发出号召，我们就抛弃了那个工作。”

“我認識一些从軍营出来的工人，他們有許多人在我們村子里住过……英国人真該死！我們听說，他們把一个埃及工人扔去喂疯狗，把另一个人放在爐子里活活燒死。顧安拉^①收拾这些英国人，把我們从他們手里救出来吧！”

阿卜杜勒·卡台尔在我們身旁坐了下来，对母亲說：

“弄点什么給我們吃吃吧！”

我在想，怎样把这个妇人和她的兒子爭取到我們方面来，怎样在进攻英国軍营的事情上事先得到他們的帮助。

我們中有誰問阿卜杜勒·卡台尔在哪兒工作。

“我在一个地主家里做工，”他回答道。

“他就要結婚了！”他媽媽补充說。

这个青年的眼睛放出了愉快的光芒。他的脸上現出微笑。看見这微笑，我們就明白，那怕只是提到邻村的那位姑娘，也会使他多么愉快呀。

他媽媽开始向我們描繪他未婚妻的美丽，数說她的优点。兒子不时打断她的話。

“够了吧，媽！好象天下除我以外就再沒有人結婚似的。”

“他是我的独生子。我原来还有个女兒，早已死了。……我的丈夫早就离开村子，誰也不知道他这时在哪兒，生死不明。”

“那么說来，你有空的时候常到邻村去看你的未婚妻嗎？”

① 安拉：意思是神。

我向青年問道。

“当然姜，”他回答說，“我隔天去看她一次。”

老大娘笑了，修正他的話說：

“不如說是每天一次呢！”

“你到她那里去的路上，碰見過英國人沒有？”我問道。

“当然碰見過。看到過他們那紅紅的豬嘴臉……還有他們的坦克和汽車也碰見過不止一次。他們踐踏的不是土地，而是愛好自由的人們的心。”

“我的兒子，你說得對。”

“几天以前，英國人把我的朋友打死了，”我對婦人說。

“把你的朋友打死了？”她驚叫起來，仿佛我的話是火，把她燒痛了似的。“多麼可耻。”

“你的意思是說什麼呀？”

“這事情，我的孩子，你怎麼能够不管呢？”

受到了成功的鼓舞，我又問道：

“照你看來，我應該怎麼辦呢？”

“報仇，我的孩子，報仇。你為什麼不把那只狗，就是殺你朋友的兇手打死呢？”

我感覺到這個婦女和她的兒子會幫助我們的。可是我仍然問道：

“我怎麼能報仇呀？”

那婦人臉變得非常嚴峻，眼睛盯住了我，憤怒地叫道：

“你真不害羞，還問我怎樣報仇！”

這時候她那種堅決的表情，甚至是在打仗時的戰士的臉上我都沒有看見過。她的目光象鞭打一樣，象白熱的鉄烙着

一样使我刺痛。这种目光仿佛在說：“报仇，我的孩子，要百折不回地，毫不留情地报仇，不要有什么恐惧和犹豫，而要勇往直前地报仇。”

我想大声回答說：“你号召报仇！你知道了英国人杀死一个埃及人就要求报仇！可是你懂得我們应该怎样报仇嗎？英帝国主义者杀死了几十万埃及人，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精力和健康，把他們逼得走投无路！我們人民貧困、生病、挨餓，都是他們統治的結果。老大娘，正是为了这，我們应该无情地报仇。我們应该集中力量，团结起来报这个仇。这不仅是为我們报仇，也是为我們的父亲和祖父报仇，为三代人报仇，为长期受奴役和苦难而报仇。我們十个青年人到这里来，正是要在解放祖国的斗争中做个榜样，发动人民来报这个神圣的仇。老大娘，这也是为你报仇，为所有的农民和工人报仇，为全体人民——男女老少——报仇。”

这就是我想对她說的話，但是我忍住了，只回答說：

“这么說……今天，在我为被杀的朋友报仇以前，我是睡不着觉了。”

于是，那妇人激动地喊道：

“我有武器！”說着就跑进屋里去了。

她很快就拿着枪回来，把它交給我。

“拿去吧！”

“子弹我这兒有，”她的兒子說。

母亲亲暱地看了看他說：

“兒子，我早就等你說這句話了。很好，你把這話說了出來。”

青年顫抖了一下。我明白，他是因为母亲責怪他胆小而想証明他不是怯懦的人。

我向那妇人說：

“謝謝你，老大娘，請允許我們今天在这里过夜。”

“我們的家，就是你們的家。”兒子回答說。

这时候已經是下午三點鐘了。

母亲和兒子向我們告辭，进屋里去了。

我們訂了炸倉庫的計劃。我們中間應該有兩個人抄后路到軍營的大門那里去，大門两边有探照灯，因此得用手枪把探照灯打坏。探照灯一熄灭，其他的人就翻过围墙去炸軍需品。

我們預計，开枪打探照灯，会轉移英国人的注意，把他們牽制住，當我們的同志且战且退时，我們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去搞倉庫了。

“我們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呀？”

“依照約定，”我回答，“晚上十點鐘。”

突然我們的一个同志象从睡梦中醒来似的，抽出手枪就向大路上跑去。我們都急忙跟着他跑。大路上有一輛英国小汽車。当汽車开到我的同志面前时，他就向司机开枪，把他打死。汽車就翻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枪藏好，一群农民就跑出出事地点来了。我說：

“我們要装一下，好象我們也和他們一样，是听见枪声才到这里来看看出了什么的。”

路上聚集了一大群人。我們認識的那个妇人帶着兒子也来了。农民們把汽車打烂，放把火烧了，并且大声叫道：“殖民主义者滾出去！”后来大家就都回村了。

我們快到家門口時，婦人說道：

“我知道，這個司機是你們中間的一個人打死的，但這並不會使我不安。”

我們當然不承認，加以反駁。但是她堅持自己的看法。于是我說：

“你不是自己號召我們去報仇嗎？現在我們中間的一個人就照了你的希望做了。”

婦人微笑了一下，用沉郁的聲音說道：

“謝謝安拉！現在你們才是真正的男子漢！”

但是必須承認，打那個司機的不是我，我一天沒有親手給朋友報仇，我就一天不能安心。

“祝你勇敢！”婦人說道。

過了不久，路上出現了一長隊英國汽車。它們朝村子這面開來。

“英國人……”婦人猜測了，“大概知道出了事，來尋那只狗的尸首的……。”

我們必須躲起來，因為也許會被懷疑的。就象看穿了我們的思想一樣，那婦人說：

“你們得躲一躲。”

“躲到哪里呢？”我問道。

“到墳場去，”她馬上回答。“離村子不遠，就在那里，靠左邊……那里就是墳頭，看見了沒有？”

“那麼，就快到那兒去吧！”

“我送你們去，”阿卜杜勒·卡台爾提議，“媽媽，你就留在家里吧……”

“不，”妇人坚决地反对说，“我也去。”

我們拿了提包，就往坟場走去。

夕阳只留下了深紅色的余輝。空气中充滿了尘土，但是夜的清新气息已經可以感觉到了。我們終於走到了坟場。狹窄的小路，蜿蜒在一排排的坟墓之間和環繞着这座死城的茂密的槐树与柳树丛中。只有烏鴉的叫声划破这一片寂靜。我們的向导停了下来，說道：

“这是一座空坟。里面很大，很寬……爬进去吧。我現在回去看看事情怎么样，再来告訴你們……。”

我們一个挨着一个走进坟坑，跳了进去。妇人帶着她兒子走了，而我們，土地和黑暗の俘虏，就留在坟坑里。只呆了几分鐘，就象已經呆了好几个鐘头了。我們默不作声地坐着，心里燃燒着仇恨的怒火。

多少埃及人受不了帝国主义的慘祸而死在这里！多少烈士在和英国人斗争中流尽了鮮血！真的，这个坟的过去发出声音，呼喚着人們去复仇！

忽然响起了一陣枪声。我們明白，英国人进了村子，把它包围了。時間过得更慢了。我們非常想知道，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討伐者怎样对付村里的居民。

我們中間有一个人提議說：

“咱們爬出坟坑，和这群狗拚一下。”

“你怎么，要推迟爆炸軍营仓库的任务嗎？”另一个問道。

大家又沉默了。我們不断地重复着問自己一个問題：“英国人在村子里怎样对付居民？农民們能够抵抗他們嗎？还是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啊！要是风吹到这兒来，輕輕地告訴我們点消息，可多好……

忽然，我們听到了脚步声。有人在向我們这边走来。面前是一片漆黑，但我們立刻分辨出了来人是誰。这是她，勇敢的农家老大娘！但为什么她的脚步这么不稳呢？

妇人吃力地爬了下来，几乎是摔下来的。我們中一个人問道：

“老大娘，你带来了什么消息？”

妇人沒有回答。她的头无力地垂在胸前。过了一会，勉强吐出了几个字：

“杀了我……。杀了……去吧。……报仇！”

我們都俯下身子看着她。我把她的头扶在我的膝上問道：“出了什么事情？”

“去吧……去吧……”她又嘶哑着喉嚨說。

我在她的肩膀摸了一下，忽然觉得有什么温暖而发粘的东西。我明白了，这是血，我觉得恐怖极了。身子也战栗了……这妇人再也沒有多說一句話……她死了……我們呆呆地坐在那里。后来，我們中有一个人說：

“我們还在这里等什么？抬起这个烈士离开这里吧！”

他們怎样杀死她的？为了什么？

我們爬出坟坑，抬着被杀死的农妇，向村子走去。热血不断地滴到地上。寂靜中“唧唧唧”的蛙声显得更可恶了。迎面走来了村里的一个居民。他看到我們，惊駭地問道：

“你們抬着什么？”

“为祖国献出生命的女英雄。”我們回答。

农民認出了她，說：

“英国人杀死了她兒子，后来又对她开了枪……她是英雄，这个女人是真正的英雄！”

在村子里，人們告訴了我們发生事情的經過。英国人知道司机被杀死的事后就把村子包围，派兵进村威胁农民說，假如农民不交出凶手，就要毀掉房屋，消灭这个村子。看到威胁不起作用，他們就开枪打死了十个农民。于是，村里有一个居民說道：

“还是把那个真杀了人的人交出来，比大家都死好。”他轉身向我們認識的那个妇人喊道，“招出来，杀人的凶手在哪里？”

英国人围住了她和她的兒子。年青人很害怕，他輕声对母亲說：

“把一切都說了吧。”

血涌上了妇人的脸。她向那些站在自己身边的农民，指着兒子說：

“把他帶走。”

英国人以为是她兒子杀死了司机。一个軍官向他开了枪，年青人中弹倒下了。不知是誰疯狂地喊道：

“混蛋，你們杀死了无辜的人！”

軍官知道了他杀的不是凶手，就走到妇人面前，說：

“凶手在哪里？快說。”

那农妇象受伤了的野兽一样，扑向前去叫着：

“我的兒子，我的兒子啊！我什么也不說……”

又是一声枪响。……妇人被拖到一边，那里已經躺着好几

个被打死和打伤的人了。

英国人走后，妇人困难地站了起来，流着血，抓住路上碰到的一切东西，偷偷地爬到了我们那塋……

我的朋友沉着脸。沉默了一会他又说：

“这血是不会干的！它是洗不净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位英勇的农家老大娘和她要求报仇的号召！”

（沙 江译）

（原载“译文”1956年10月号）